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六　　宋　衛湜　撰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賔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此於别録屬吉事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也但此篇有四事一則三年賔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

酒知此篇有此四事者以鄭註下鄉人為鄉大夫士為州長黨正又云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故也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鄉二鄉大夫一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大夫為父師致仕之士為少師在學中名為鄉先生使之敎鄉中之人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之鄉則升於天子諸侯之鄉則升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將升之

時先為鄉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擇學士之最賢者為賔次則為介又次者為衆賔此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賔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此則州長為主人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此則黨正為主人此鄉飲酒義說儀

禮鄉飲酒也鄭註儀禮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將獻賢者於君以禮賓興之飲酒是也鄭必知諸侯之鄉大夫者以鄉飲酒禮云磬階間縮霤註云大夫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若天子之大夫特懸則鐘磬皆有今惟云磬故知諸侯之鄉大夫也若諸侯之州長則士也故儀禮鄉射是諸侯州長故經稱鹿中記云士則鹿中也

長樂劉氏曰昔者周公輔佐文武思兼三王以施四

事先盡其性於上以為禮樂政刑之大本也四者有本莫不源源而流於其民於是采其賢能豪傑可以表民者列為百辟侯於六服俾行其禮樂政刑以制其民之過不及者咸用中於五品焉是以君臣盡其義父子盡其仁兄弟盡其道夫婦盡其德朋友盡其忠信溥天之民莫不盡其性以致中和也愷悌之風浹於四方而萬物由之得以盡其性矣此靈臺之詩所以樂其有靈德及於鳥獸昆蟲而行葦之詩以嘉

其忠厚仁及草木也然而究賾其本莫不首善於六鄉以篤其風化之所自也故周官大司徒之職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所以束之入乎三物也以五禮防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獄訟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然則六服五等諸侯之封為國者千有七百九十

三自三鄉三遂而降莫不放此授教於大司徒而摹範其民俾建其中焉然此溥天之民一有弗盡其性以充中和而任乎情偽過與不及者無所以自容也故其教官五家為比則長之以下士五比為閭則胥之以中士四閭為族則師之以上士五族為黨則正之以下大夫五黨為州則長之以中大夫五州為鄉則以鄉為之大夫以綱其鄉之教典而紀之以州黨族閭比之官莫非三物之為職也大司徒則掌王之

教典而天下鄉遂都鄙主其民者必授教法如六鄉之綱紀焉故族則有里校黨則有序州則有庠鄉則有學司徒則有大學所以萃其英才而教之三物也而鄉飲酒之禮歲則一行於黨再行於州三年一行於鄉所以行其三物充乎五品以礪其德行也以觀其賢能也以采其髦俊也又設司諫之官以糾其德行司救之官以禁其奇衺調人之官以平其讐難媒氏之官以合其昏姻則風移俗易以不盡性於中和

為愧為恥為邦閭之指笑也此鄉飲酒之禮所以為王道之範圍為風俗之砥礪也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其謂此乎

藍田吕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焉則謂之鄉射鄭氏謂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以禮賓之則是禮也三年乃一行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亦如此黨正每歲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

飲酒於序以正齒位然正禮無正齒位之事而此篇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乃所以正齒位也但此禮畧而不載則黨正因蜡飲酒亦此禮也先儒謂鄉飲酒凡有四事唯飲國中賢者於經無文但此篇云鄉人士君子鄉人則鄉大夫士則州長黨正君子謂鄉大夫士則飲國中賢者義或然也然鄉人凡有會聚當行此禮恐不必四而已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偕鄉人而言之也此篇凡五章初言尊讓絜

敬所以免人禍也次言學術道者將以得身次言先禮後財則民敬讓次言尊長敬老而孝弟之行立次言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次言古之制禮法象天地皆所以推明聖人制作之意也

長樂陳氏曰酒者人之所以養陽也而人情無節則亂故先王有禮以制之焉書曰有正有事無彛酒則非時而飲者皆禁也又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則不特非時而羣飲者又戒也蓋酒之為物易

荒者也而其於人始乎治常卒乎亂始乎安常卒乎危故不能節之則其所以養之者適所以害之故古人之在上者樂至於無厭猶足以速其亡而況於民乎是故節之以其時節之以其禮而鄉飲之所由作矣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鄉黨莫如齒故古者於鄉必飲酒以序齒言且飲酒者人之所樂序齒者人之所難因其所樂而寓之以所難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

王道之易易也

清江劉氏曰或問鄉飲酒之禮劉子曰所尚三德也年也爵也俎豆之事則人知之矣敢問三者兼乎曰然如何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僎坐于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夫如是故觀於鄉者其一曰彼壯也而先老何也曰惟其德也然後民退而崇德其二曰彼羸也而先富何也曰惟其長也然後民退而事長其三曰

彼後入也而異席何也曰唯其貴也然後民退而貴貴故先王不賞而民勸不令而民從一事而三美備焉其惟鄉飲酒乎

董氏曰古者聖王之制禮樂也旣治其大者不忽其小者天子之都廟朝之上既已煥乎其有文章矣而諸侯之國卿大夫之家州閭鄉黨之間冠昏喪祭饗燕飲射莫不有禮莫不有樂文理備具所以與天下之民共由之使人日從事乎其間故其教化之成也

孝弟忠信仁義之美達乎州閭而行乎道路後世之制禮樂也事其大者不事其小者致詳於天子之所獨行而滅裂於衆人之所常用朝廷之聲名文物則粲然莫不有制鄉黨教化之具則往往缺然不講故雖有禮樂而卒不足以美教化移風俗何者天子之所獨行不接於下民之耳目也夫民目常見之耳常聽之身常從事乎其間然後靡然不覺大化之陶已也目不常見之耳不常聽之身不常從事乎其間欲

使之化不可得也孔子曰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禮在先王禮樂之中最其小小者也而孔子於以知王道之易易然則禮樂之為用惟其小而近於民者最為王教之本也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賔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旣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

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鄭氏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觶揚舉也今禮皆作騰拜至謂始升時拜賔至道謂此禮

孔氏曰此一節明鄉飲酒禮拜迎至拜洗相尊敬之事故聖人制之以道也此鄉大夫迎賔故於庠門外主人將獻賔時以水盥手洗爵及既獻之後舉觶酬賔之時亦盥洗也必盥洗者所以致其絜敬之意也

賓與主人升堂之後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是拜賓之至也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洗也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賓主相拜致其恭敬之心也案州長職云春秋射於州序黨正云屬民飲酒於序是州黨曰序也學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於鄉之庠學不別立也

藍田吕氏曰鄉飲之禮以謹遜之道尊賔始見於拜迎庠門之外三揖三讓而後升以絜清之道接賔則見於盥洗揚觶之際盥手洗爵始獻賔之節也既獻之後舉觶酬賔亦盥洗而揚觶不敢慢也極其所以賔主之敬則見於拜洗拜受拜送拜既之節也賔拜主人洗主人受拜賔洗是也拜受拜送者賔受獻主人受酢賔受酬獻酢酬者拜送受者拜受也拜既者賔主獻酬卒爵皆拜也君子之相接尊讓絜敬如此

其至雖有爭慢之心無從生矣尊讓絜敬之禮行則尊讓絜敬之俗成禮行而至於成俗則天下之人皆將遠於鬬辯而免於人禍則先王制禮也有道非苟為繁文飾貌升降之末者也

長樂陳氏曰因賓賢而為飲則不失於養人而所飲者脩禮則人不至於亂然所謂禮者豈一端而已哉禮見於交際行之於學所以尊重事也進而禮之以致其尊退而禮之以致其讓而三揖至於階三辭以

升堂則進退之節也盥洗則在人者絜也揚觶則在器者絜也夫是之謂致絜也拜至而後拜送此主也拜洗而後拜受此賔也至於受而飲飲而盡則為拜旣而其禮蓋亦賔而已蓋拜者屈之而使卑之在我者卑則於人為尊而無侮矣夫是之謂致敬也夫有所尊有所讓則相從以義而不敢爭有所絜有所敬則相推以誠而不敢慢粲然而文以之接惟然而恩以之愛不期於鬬而已無暴不期於辯而已無亂小

人由之而不能知君子知之而不能名此聖人制之以道者也揚子曰行禮於此而民得於彼矣其制豈非以道乎

嚴陵方氏曰學所以明人倫而人倫之序成於相齒故鄉飲酒之禮必行之於學行之於學而此止言庠門者以養賢養老為主故也王制言耆老皆朝於庠非謂是乎禮莫重於拜拜則敬之至矣故曰所以致敬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欲民之無相褻也尊讓絜

敬則不褻矣故曰君子之所以相接也鬭者力相攻之謂辯者言相敵之謂不鬭則無暴之禍不辯則無亂之禍且暴人者人斯暴之亂人者人斯亂之唯君子無暴亂之行所以免於人禍也

馬氏曰主人者或以鄉大夫或以州長或以黨正隨其行禮之時也入三揖而後至階者主所以致尊於賓也三讓而後升賓所以致讓於主也觶爵容三升者也傳曰祭然有文以相接尊讓絜敬者文也故君

子用之以相接也聖人制之以道者制之於暴亂之前也聖人用道而制禮者也賢人知道而由禮者也衆人無知而制於禮者也

石林葉氏曰道者義之所自出言鄉飲酒之禮則所貴者義也言鄉飲酒之義則所出者道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鄭氏曰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也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畢不敢專大惠羞燕私可以自專也絜猶清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設尊及玄酒又羞出自東房及東榮設洗主人事賓之義以鄉大夫等唯有東房故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閒示賓主共有此酒也酒雖主人所設賓亦以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北面設尊玄酒在左謂在酒尊之西地道尊右貴

其質素故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者謂供於賔也

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東翼示主人自絜以事

賔從冠義以來記者皆舉儀禮經文於上陳其義於

下以釋之

藍田吕氏曰酒主人之物而曰賔主共之者賔主皆

酌此尊且明君子之財當與人共不自有也玄酒水

也飲之始也飲始於水極味於酒凡酒之設皆尚玄

酒質之為貴不忘本也羞出自東房主人致味以養

賓故曰主人共之而不以與賓共也洗當東榮主人自絜以事賓賓雖亦就此洗不曰賓主共之者明所以敬人者各自盡也

長樂陳氏曰夫禮見於物則其致飲有尊其致食有羞其致絜有器賓主共之者言其飲也羞出自東房者言其食也洗當東榮者言其器也盡於鄉人言士君子所以別遂人之為甿以夫鄉主教遂主耕故也房在東則戶在西也東者主人位而主所獻者為主

共西者賔之位而賔所酬者為賔共唯夫賔與主和獻酬而皆有共也此尊所以閒於房戶之中以見意欵且有尊則有酒矣而酒以玄者玄為北方之天道而用之所以貴其質又將以教民不忘本也

嚴陵方氏曰鄉人士君子則舉四例之禮皆同固兼言之也玄酒者以黒黍和於水而為之其為色則幽共為味則淡貴其質也東房者主人所在故曰主人共之洗者承盥洗之器東榮亦主人所在故曰主人

所以自潔

馬氏曰東主位也鄉人士君子者言其行禮之人也尊於房戶之閒至自潔以事賓言其行禮之事

山陰陸氏曰鄉人士君子鄉人之中有士君子之行者也周官所謂賢能是歟

賈氏曰榮即今之搏風疏云屋翼榮者與屋為榮飾翼者與屋為翅翼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

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賔故坐賔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賔賔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賔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

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鄭氏曰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三賓象天三光者繫於天也古文禮僎皆作遵凝猶成也賓者接人以義言賓來以成主人之德聖道也所以通賓主之意也將猶奉也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已令名免於刑罰也言學術道則此說賓脩能之禮

孔氏曰此一節明賓主介僎坐位之義故賓在西北

天地嚴凝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著介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僎在東北象陽之微氣三賔謂衆賔也四面之坐即是賔主介僎之所象也主象夏始賔象冬始僎象春始介象秋始

藍田吕氏曰三賔者衆賔之長者也其所以輔賔猶三光之輔於天也三光蓋星之大者有三也其名不可得而考也先儒謂三大辰心為大辰代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亦莫知其所稽也月晦三日而後明生

於䰟故曰成䰟讓之三者取象成䰟於三日也東北至於東南生氣也生氣溫厚而主人故自孟春至於孟夏生氣之所行萬物之所發生天之盛德氣也主坐於東南僎坐於東北仁之序也西南至於西北殺氣也殺氣嚴凝而主義故自孟秋至於孟冬殺氣之所行萬物之所以收斂天之尊嚴氣也賔坐於西北介坐於西南義之序也飲酒之義所以致主之養而尊賔故賔主以仁義接賔主有事俎豆有數天下之

理義存焉天下之理義無所不通聖之謂也無所不通無所不敬禮之所由制也禮之行也不在乎他在長幼之分而已性之德也禮得於身之謂德由學然後得於身得於身則與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同之故誠之而至誠乃天之道是亦聖人也

嚴陵方氏曰天地者陰陽之體陰陽者天地之用故賔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也三賔又衆賔之所觀法而瞻仰者故象三光日月星也後言介僎象日月則

此言陰陽蓋主日月耳既象日月又象三光者蓋介僎兩而三賔三固以象三兩之數介僎之輔賔主猶日月之運陰陽以成天地之光也故取象於日月陰陽之義三讓而後成禮猶月三日而後成魄也夫魄陰也而禮由陰作故以況之且陽道饒而主進陰道乏而主退則讓亦陰事也四面之坐則賔主介僎各坐於一方之面也夫有天地以為之體必資陰陽以為之用有陰陽以為之用然後三光之象垂三光之

象垂然後有盈虧之理月有盈虧之理然後四時之序成故取象之序如此二氣運於五行而五行以水為本水以陰而凝凝則為嚴以陽而温温則為厚則嚴凝者陰之氣也陰生於午而終於子故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温厚者陽之氣也陽生於子而終於午故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秋斂冬藏義也故嚴凝為義春作夏長仁也故温厚為仁介儐者所以輔賔主而接人者也接人則為賔主之

先故坐於陰陽所始之地賔主則坐於陰陽之盛地焉坐賔黨於陰之地以賔者接人以義故也坐主黨於陽之地以主人者接人以仁故也主人必三揖仁之至也賔必三讓義之盡也既曰接人以仁又曰以德厚者蓋謂盛德温厚也以接人以仁為盛德温厚則接人以義為嚴凝尊嚴可知矣賔主之際其精至於仁義相接其粗至於俎豆有数非夫知禮之情者莫之能與故曰聖也聖之事既立然非將之以敬則

亦怠而廢禮矣故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者天地之序長幼有序然後各得其體故曰禮以體長幼曰德各得其體豈他求哉故曰德也者得於身也然禮之所體固不止乎長幼而此止以是為言者以鄉飲酒之禮主於序齒故也道在於我故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以鄉飲酒制之以道故必以道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成魄為望後三日且月以生明為進生魄為退退讓之事也主人坐東南象夏猶火室在巽

也賔在西北象冬猶水室在乾也他做此俎豆有數
曰聖爾雅所謂獻聖也此歟言以體長幼為鄉飲酒
禮言之揚子曰人而無禮焉以為德德也者得也得
之身而足德得於身還以得身聖人務德大人務業
馬氏曰主人者尊賔而賔接以義故賔位西北天地
之生盛於東南天地之成盛於西北主以生而接賔
賔以成而報主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賔主有事事
皆有意俎豆有數數皆有義推意於事推義於數非

聖人不能故曰聖聖有所立而行之者又將以敬則謂之禮長幼出乎性用禮以體別之則謂之德蓋因事以見聖即聖以行禮因禮以成德此始終之序學術道者所以窮理得身者所以盡性禮足以窮理盡性故聖人務焉

石林葉氏曰主人致敬於賔其尊之象天主人以物養賔其親之象地介則居乎兩間以象陽之助天者也僎以卑巽接人而輔主則象陰之助地者也賔以

義成人故坐於陰之盛地而介則坐於西南以始成乎賓道也主人以仁為德故坐於陽之盛地而僎則坐於東北以始成乎主道也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大德曰仁主人以仁接賓而在東南則生氣之盛位故亦曰天地盛德氣也賓者主人所尊其位則主人擇而居也故先言坐賓於西北而後言接人以義也若夫介僎所以輔賓主而必居陰陽始生之地者何也蓋輔之者所以成之也介先賓以通其意於主

僎先主人以通其意於賔道也陰陽以輔天地而天地以成功介僎以輔賔主而賔主以成禮其居始生之地不亦宜乎主以仁接人賔以義接人皆有事者也長者俎豆多幼者俎豆少皆有數者也賔主有事俎豆有數鄉飲酒之義也義則禮之情而已知禮之情者能作故曰聖有其情則必有其文文在外者也不敬以直內則所謂鄉飲酒者亦文而已故將之以敬曰禮必曰聖人務焉何也蓋莫不有事而當務之

為急所貴乎聖人者以其知務也三代之王教其民以孝弟者常先於鄉飲則亦急於當務而已又曰四面之坐象四時者以東南西北為位則設席當射角占兩面蓋各本其氣自始至於盛也古為位未有射角者故近歲行此禮多不能曉蔽於主居東方之言往往以東西相向若然是兩面而已且言賓必南鄉又曰介必東鄉介賓主也賓主皆在西而賓言南鄉可見其位連於北介東鄉其位連於西矣古書多互

見言賓如此則主之東南亦可以類推大抵讀書不可執一須前後參見其義未甞不顯但學者鹵莽耳廬陵胡氏曰四面之坐必取四時之始者春秋譙始之義制敵度宜曰義賓與主敵不失其宜是按以義周官行人掌客司儀掌訝凡四職皆賓客之事而列於秋取天地之義氣也君子以友輔仁僎者主人之友脊曰聖克念曰聖生知曰聖大而化之曰聖事無不通曰聖仁且知曰聖仁義又近聖焉聖之取名多

矣此言仁義接而繼之曰聖則聖者指仁義言也大司徒之職以仁義聖為六德故此謂之德也德也者得於身謂仁義禮躬行自得而非偽為也古之學術道者謂賓賢之人學道藝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

爭矣

鄭氏曰非專為飲食言主於相敬以禮也致實謂盡酒也酒為觴賓祭薦祭酒嚌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飲酒之禮祭薦祭酒相尊敬之心貴禮賤財之義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者既祭薦又祭酒也此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嚌肺者祭酒後興取俎上之肺嚌嚌之所以嘗

主人之禮也啐酒者啐謂飲主人酒而入口成主人之禮也席末謂席西頭也案鄉飲酒禮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之中唯啐酒在席末又鄉飲酒禮云祭脯醢奠爵右取肺卻左手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於俎坐涚手遂祭酒嚌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嚌是嘗嚌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以言此席之設本不為飲食蓋主人敬重於賓故設席耳祭薦祭酒嚌肺敬主

人之物故在席中啐酒則入於已故在席末於席上祭薦祭酒是貴禮席末啐酒是賤財也致實謂致盡其所實之酒於西階上不就席卒觶者言此席之上非專為飲也啐纔始入口故猶在席末卒觶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前文方論設席之禮故言是席之正此覆說前席故變文言上上亦正也先禮則貴後財則賤亦互相通也

藍田呂氏曰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

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
曰疏食也不敢以勞吾子然則君子之於飲食飽於
敬而不飽於味也主人獻賓賓受爵薦脯醢賓升席
設折俎賓祭脯醢奠爵取肺嚌之坐祭酒興席末啐
酒主人之禮賓不敢不答故祭薦祭酒敬主人之行
此禮也賓敬主人在禮而不在食嚌以嘗之啐以成
之也啐於席之末不於席之正者明是席之正在於
行禮不可以飲食瀆也此貴敬而賤食也賓卒爵於

西階之上不於席之上者明是席之上可以成飲食之禮不可卒飲食之事是先敬而後食也敬禮也食財也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如知乎貴禮而賤財先禮而後財之義則敬讓行之矣一飲食之間可以化民成俗則升降之文不為末節也

嚴陵方氏曰祭薦祭酒必祭其先而後飲食之也肺者據周人之所貴也祭薦祭酒則神之也故曰敬禮嚌肺則味之矣故曰嘗禮啐酒則飲之矣故曰成禮

卒酒則獻賔之觴也卒觶則酬賔之時也主獻賔賔
酢主主酬賔三事既備則飲酒之禮畢矣故曰卒觶
西階則賔所有事之階也席之正則有别於席之末
席之上則有别於席之下西階上即席之下也先禮
則敬讓後財不爭者飲食之所用故以財言之
石林葉氏曰卒酒於席末既爲賤財則祭脯醢以敬
禮嚌肺以嘗禮皆居席之正是爲貴禮也賔辭於西
階上既爲後財則羞出東房洗出東榮雖非席之上

猶為先禮也蓋鄉飲酒之禮非專為飲食而已其啐爵也其卒觶也皆避其席亦所以防酒禍也貴禮而先之則民敬順賤財而後之則無酒禍而民不爭聖人所務蓋如此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

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敎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鄭氏曰此説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

孔氏曰此明黨正飲酒正齒位之事案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為賓其次為介其次為衆賓皆以年少者為之此正齒位之禮其賓介等皆用年老者為之其餘為衆賓賓内年六十以上於堂上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坐其五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示有倍侍之義非即在六十者旁同南面立所以立於階下示其聽受六十以上政事役使以明尊敬長老也六十者三豆九十

者六豆者以其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為籩豆偶也其五十者二豆而已故鄉飲酒禮衆賔立於堂下者皆二豆其賔介之豆無正文當依衆賔之年而加之也豆是供養之物故云明養老立侍是倍侍之儀故云明尊長也入孝弟謂入門而能行孝弟出尊長養老者謂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鄉射謂春秋二時州長聚合其民為射禮鄉飲酒之禮謂十月黨正飲酒孝弟之行以此而成立也儀禮無正齒位之禮

今此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鄭知是黨正正齒位之禮此謂初飲酒時正齒位及其末皆以醉為度雜記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也鄭云州黨鄉之屬者言既是州長黨正射飲而並謂之鄉者以州黨屬鄉也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者此鄭别解州黨而謂之鄉也鄉之所居州黨行飲酒射之禮鄉大夫則代此州長黨正為主人故得稱鄉射鄉飲酒也若鄉之州黨鄉所不居則鄉大夫不得為主人亦不得稱鄉射

鄉飲酒但謂之州射黨正飲酒可也云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者謂郡治之下及侯國之下滿萬戶以上之令不滿萬戶之長於己縣或射或飲酒則從郡之太守及主國之相來自行禮相監臨之儀不用令長禮也令長射而飲酒似州長黨正也太守與相來監臨似鄉大夫監臨故引以相證也

藍田呂氏曰古之貴老也其政則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家植之桑畜之雞豚狗彘則老者衣帛食肉矣其

敎則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摠干四代之養皆於庠序更用饗燕食之禮皆所以使民不遺老窮知貴老之義故飲酒之禮老者加豆有至於六也尊長近乎事兄弟也養老近乎養親孝也入則順乎父兄出則順乎長老則民德歸厚矣彊不犯弱衆不暴寡人倫旣正敎行俗美薰沐涵濡遷善而不自知故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春秋合諸州長而射冬行黨正之正齒位鄉黨習

見儀容之盛漸乎禮義之俗孝弟之行不肅而成行禮之效也

長樂陳氏曰六十者坐而役使人者也五十者立則若役於人者也而長者於是乎尊矣民之尊長有從兄之儀而後能為人弟也六十則三豆七十則四豆八十則五豆九十則六豆年愈多者豆愈加而老者於是乎養矣民知養老則有事親之仁而後乃能入孝也邊桃梅之屬地産也豆爆鹿之屬天産也地産

所以養其陽則天產所以養其陰而老者陰也養陰必以陽故言豆而不及籩夫人入能孝而出以之養老入能弟而出以之尊長而教不成國不安者未之有也然所謂教者亦何嘗家使之至而日使之見哉合之鄉射因之鄉飲而為之教則不期於化而自化矣蓋射所以觀德也飲所以尚齒也王制曰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尚功習鄉尚齒言庠而繼之以射是鄉之有習射尚齒矣而鄭氏以為黨主飲州主射

而鄉大夫親為主者不已誤邪蓋莫非飲也有飲於鄉而正齒位有飲於黨而正齒位者莫非射也有射於鄉以觀德有射於黨以觀德者以夫黨不若州之衆故雖有飲而無射州不若鄉之大故雖有射而無飲而有齒者亦未必有其德也此黨正言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州長言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序是也賈公彦以為射之有飲酒誤矣夫惟黨積而為州州積而為鄉故鄉則有

射有飲而兩全焉而記之所言者皆鄉而已乃其意也

嚴陵方氏曰六十者坐則七十以上亦坐可知五十者立則四十以下亦立可知聽政者聽上之人有所正也聽役者聽上之人有所使也必五十以下則立六十以上則坐者葢五十曰艾艾則服官政之時固宜立侍以聽政役六十曰耆耆老則指使之時固宜坐以加政役於人也尊卑在儀養老在物故坐立之不

同所以明尊長豆數之不一所以明養老也唯六十非肉不飽故六十以上始有豆數也前言俎豆有數而此不及俎者以俎大而豆小由其禮之小故止舉器之小者以明之也民知尊長則能入弟矣知養老則能入孝矣民入而孝弟於其家出而尊長養老於其國則其教豈有虧乎故曰而后成教教既成矣而國豈有危疑之禍乎故曰而后國可安也之禮也特行之於一學而已固非家至也然教之所及乃與家

至不異特行之於一時而已固非日見也然教之所形乃與日見不殊亦由制之以道而已射義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言合諸鄉射也廬陵胡氏曰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謂聚其民於鄉射以教之鄭謂此章說鄉飲酒是黨正正齒位非鄉大夫飲酒也其義蓋以儀禮鄉飲酒無正齒位之禮而此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是黨正齒位也案鄉黨篇云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亦謂五十六十

者而此經下亦云必長以齒則鄉飲豈無正齒位之禮乎竊謂此說鄉飲酒是鄉大夫非黨正也然則鄉射亦不得謂之用長射矣若實州黨則謂之州射黨正飲酒可也何得謂之鄉乎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别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

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鄭氏曰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敎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速賔速謂即家召之别猶明也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别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别也

孔氏曰此引孔子觀鄉之言以結成鄉飲之義并明主人待賔貴賤之别及於賔介禮之隆殺也孔子言觀鄉飲酒之禮有尊賢尚齒之法則知王者敎化之道其事甚易重言易易取其語順也主人親速賔并

介而衆賓不須往速自從賓介而來賓介至門主人拜之衆賓不須拜自入門是賓介貴於衆賓貴賤之義別也主人於賓三揖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綮多也案鄉飲酒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酬介是及介省矣衆賓不酢而降者案鄉飲酒主人獻衆賓於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西階東面是也

藍田呂氏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則擯相習之其義則君子知之修其文達其義然後可以化民成俗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皆見於飲酒之禮而可以化民成俗矣故曰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也易謂易行易易者甚言其易也禮主乎別節文雖繁而不可亂也因親疏長幼貴賤之等差以為屈伸隆殺之節文明辨密察然後盡乎制禮之意矣尊無二上非獨為君臣

言之國之所尊君也雖諸父不能抗之家之所尊父也雖母不得抗之羣居五人長者必異席則羣居亦有尊也喪祭燕飲皆有賔有衆賔則賔亦有尊也故飲酒之禮賔介與衆賔送迎之節有等此所以别貴賤也賔介與衆賔異矣三揖三讓拜至獻酬辭讓之節則賔與介又有等矣故介之升也不三揖三讓不拜洗主人不之阼階拜送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不自酌酢授主人爵主人不舉酬省於賔可知矣及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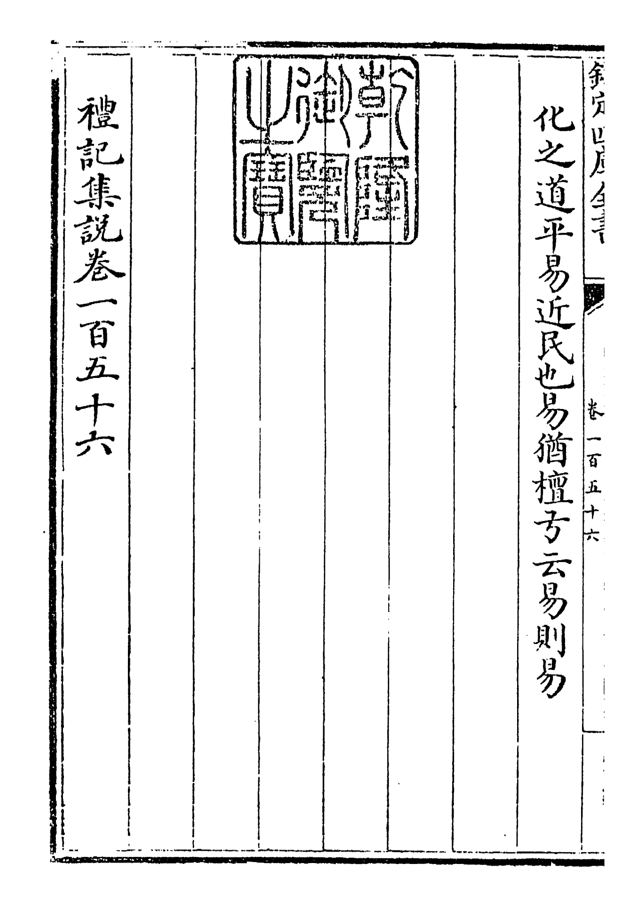
賓則升受坐祭立飲不酢其拜受者衆賓之長三人餘則不拜省於介可知矣於一等之中寖有省焉此所以辨隆殺也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親速者躬至其家而召之也不言衆賓則此止言賓者三賓也三賓貴於衆賓而介則輔三賓者也故主人或親速之或不親而使之自從或拜之或不拜而使之自入故曰貴賤之義别矣主酌賓為獻賓答主為酢主又

荅賔為酬是禮也三賔則備之至於介則省酬焉至於衆賔則又省酢矣升受坐祭立飲者其升而受爵之時惟祭酒得坐及飲酒則立蓋飲酒所以養已以其卑不敢生而當其養故也前言貴賤之義此言隆殺之義貴賤指其人隆殺指其禮因其人之貴則禮為之隆因其人之賤則禮為之殺故其序先貴賤而後隆殺也

廬陵胡氏曰觀鄉飲酒有尊賢尚齒之法知王者教

化之道平易近民也易猶檀弓云易則易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陸紹臺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七

宋 衛湜 撰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鄭氏曰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一人或為二人

孔氏曰此一節論鄉飲酒設樂樂賔罷則以禮正之

之事工入升歌三終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每一篇而一終也主人獻之獻工也笙入三終者謂

吹笙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也

主人獻之謂獻笙人也閒歌三終者閒代也謂笙歌

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

則堂下笙由庚此為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

笙崇丘此為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

此為三終此皆鄉飲酒之文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與之燕樂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為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故鄉飲酒云乃合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是也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妻能循法度工告樂備遂出者工謂樂正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賔以樂備而遂下堂言遂出者樂正自此不復升堂也鄉飲酒云工告于樂正樂正告于賔乃降立西階東北面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

者一人謂主人之吏也舉觶示將行旅酬也將留賓旅酬恐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為司正以監之也

長樂陳氏曰工入升歌三終堂上之樂也則笙入三終者堂下之樂也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此之謂也而歌之者一篇為一終則三終者三篇也鹿鳴燕嘉賓之詩也而歌之所以示事言今之所飲者皆嘉賓也四牡勞使臣之來也而勞之所以示

勸言今之來者皆可勸者也及夫賔既至矣而無禮樂以文之則亦不足以示情此皇皇者華之詩所以繼也其詩曰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者乃其意也此工入之三也南陔相戒以養也而樂歌焉此與夫投壺之歌養者類矣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而樂歌焉此與夫人饗之清廟者類矣而清廟所以示德故曰白華者示德也白華所以示其德則南陔所以示其行及夫外有行而內有德矣不得其時而飲之亦

不足以行禮此華黍之所以繼作也其詩曰時和歲豐宜黍宜稷者乃其意也此笙入之三也夫示事也示勸也示情也此主人之所以事人者也示德也示行也示禮也此主人之所以成己者也故主人獻之若夫相代而為閒歌相同而為合樂則無所獻矣以其不特於主人故也閒代也上下之樂於是乎代作也魚麗作於上以見物多而禮能備禮能備則其道得矣故下有由庚以繼之詩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

是也南有嘉魚作於上以見至誠而樂相與則其功大矣故下有崇丘以繼之詩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是也南山有臺作於上以見得賢也自況能立太平之基則天下宜矣故下有由儀以繼之詩曰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也此間歌之三也二南者王化之本正始之道者也用之鄉人焉使鄉大夫以之教其民用之邦國焉使諸侯以之敎其臣　又樂書曰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皆繼之以主人獻之者以禮

節樂於其始也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必繼之以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以禮節樂於其終也鄉飲酒之禮作樂以行禮由禮以節樂則賓主之情斯和樂而不流矣

河南程氏曰二南之分以周公主內治故以畿內之詩言文王大姒之化者屬之周南以召公掌諸侯故以畿外之詩言列國諸侯大夫之室家被文王大姒之化而成德者屬之召南此爲得之謂之南者言其

化自岐雍之間被于江漢之域自北而南也詩曰以雅以南即謂此也

嚴陵方氏曰主人獻其所奏樂者即儀禮言卒歌主人獻工是也樂工之賤亦獻之者示上之不虛取於下也歌者在上故曰升匏竹在下故曰入升堂所以示德笙歌所以示事間歌以示相成之義合樂以示相與之情故其別如此雖然均是詩也或歌之或笙之者以其序之先後而為之別也序之先者則歌之

於上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則曰升歌三終是矣序之後者則笙之於下若南陔白華華黍則曰笙入三終是矣至歌魚麗則笙由庚之類歌關雎則笙鵲巢之類凡一十二篇亦莫不以序之先後而為之上下焉歌亦笙止謂歌者以笙與歌相間故也合樂兼有笙歌而通謂之樂者以其兩者相合而為樂故也上言主人獻之者獻歌工也下言主人獻之者獻笙工也間歌合樂而不言獻者以皆有笙有歌其所奏之

樂即其所獻之工故也夫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言君之待臣有以得其歡心若是者德也德成而上故升歌之以示德南陔白華華黍言子之事親又以致其和氣若是者事也事成而下故笙入之以示事閒歌之詩六篇若嘉魚之類言賢和於上若崇丘之類言物和於下上下交和則有相成之養故閒歌之所以示相成之義也合樂之詩六篇若關雎而下言聖人之化若鵲巢而下言賢人之化聖賢同化則有相與

之情故合樂焉所以示相與之情也且鹿鳴嘉魚而下則小雅而已然不及大雅關雎鵲巢而下則風而已然不及頌何也小雅大雅皆言政而大雅之政為大風與頌皆言德而頌之德為盛鄉飲酒之禮止行之於一鄉故止歌風而不歌頌歌小雅而不歌大雅夫樂衆矣止曰笙入何也以鄉飲不若燕禮之大亦猶投壺不若射禮之大故止命弦而已以儀禮考之鄉飲酒亦用瑟而經不言者以笙為主故也工告樂

備遂出者則以反為文故也工告樂備遂出則樂豈至於淫乎一人揚觶乃立司正則酒豈至於亂乎

清江劉氏曰由庚崇丘由儀此三篇皆笙詩也小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謂本無非亡逸之亡也鄉飲酒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

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下由庚崇丘由儀放

此

新安朱氏曰今案鹿鳴即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導

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

仕於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

將為君使而賦政於外也樂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

也正謂此也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為燕飲之樂用

之鄉人用之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合樂謂歌樂

衆聲俱作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也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燕禮記云有房中之樂註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是也亦有用鐘鼓奏之者諸卿大夫燕饗亦得用之故用鐘鼓婦人用之乃不用鐘鼓則謂之房中之樂也后妃夫人同是文王之化召南是文王未受命巳前之事諸侯之禮故稱夫人周南是文王受命稱王之後天子之禮故稱后

也

賔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賔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賔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鄭氏曰遺猶脫也忘也朝夕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

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

孔氏曰此明旅酬長幼無被遺棄及飲酒無數猶能節文不至於亂又總結上五種之事旅酬之時賔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為齒以次相旅至於職掌罍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預酬酒之限是弟長無遺也降說屨升坐者此謂無筭爵之初以前皆立而行禮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修爵無數謂無筭爵也朝後行禮禮畢乃治私家之事是朝不廢朝莫

不廢夕此謂鄉飲酒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賔出拜送言飲畢主人備禮拜而送賔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闕少是在燕樂而不至亂也彼國謂天下諸侯也

新安朱氏曰弟長而無遺弟悌也敬順之意言能使少者皆承順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也

藍田吕氏曰有貴賤隆殺之義則有別矣有別則有禮也和樂而不流安燕而不亂則有節矣有節義也

弟長而無遺則均均則仁矣仁義而且有禮行乎一鄉達乎一國所謂正身安國矣舉斯術也達之天下則天下安矣故由一鄉而知王道之可行於天下此禮是也

嚴陵方氏曰降說屨升坐者降階說屨升堂而坐也脩爵無數者脩舉也脩爵無數可謂安燕矣然而朝不廢朝莫不廢夕以至於節文終遂焉所以知其安燕而不亂也五行行之於一身則身正而無邪施之

於一國則國安而無危故曰足以正身安國以天下之本在國故曰彼國安而天下安天下安則王道成矣

馬氏曰終於沃洗逮賤之謂也少長以齒能弟長也終於沃洗能無遺也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宜其醉矣然猶不廢朝夕之聽事賔出主人拜送如拜至禮焉蓋自始以至終皆有節文終遂焉此之謂安燕而不亂也

廬陵胡氏曰前言正席次言司正正禮此言正身蓋席正然後禮正禮正然後身正身正則國正國正而天下正矣故繼之以國安而天下安也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鄭氏曰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祖猶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海水之委也大古無酒用水而已

孔氏曰此記者覆說鄉飲酒有所法象之事前文天地共言此則析言之賓者主之所尊敬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前經介僎象陰陽據其氣此云日月言其體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

曰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休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為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是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狗於東方覆説前文盖出自東房也洗之在阼水在洗東覆説洗當東榮也尊有玄酒亦覆上文也

藍田吕氏曰此至篇末申言鄉飲酒之禮又有所法象前文有所未盡者皆再明之飲酒之禮莫先於賔主立賔象天立主象地禮之經也其次立介僎以輔

之輔之者紀也其次立三賔以陪之陪之者參也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飲酒之禮必有賔主介僎三賔然後可行故曰政教之本也天地之間海居於東東則左也故洗在阼水在洗東有左海之義

長樂陳氏曰禮見於賔主則立賔以象天天尊也而用賔之半以象之蓋賔者禮所伸故也立主以象地地卑也而用主之尊以象之蓋主者禮所屈故也此

賓主之所以象天地也三賓則衆矣何以知之此禮有曰賓主有曰介僎而又有衆賓焉故曰衆賓升受坐祭又曰衆賓自入是以知其然不言衆賓而言三賓何也樂為陽而禮者陰之類也古之言禮者多以陰而鄉飲者禮之盛也進之而有三揖退之而有三辭分之而有三賓所以象國之三卿所謂三者豈非言禮者必以陰而取法於月乎蓋月三日則成魄而未至於三焉者非魄也三月則成時而未至於三焉

者非時也故過乎三則已甚不及乎三則為未成此衆賓之所以為三賔而與夫三辭三揖者類與牲用狗者狗之為物有所守而善擇人者也非其人則在所去故古之人於燕饗飲食皆用之

嚴陵方氏曰日者陽之精陽生於北而出於東故坐僎於東北以象日月者隂之精隂生於南而成於西故坐介於西南以象月前言隂陽此言日月者隂陽之義配日月其實一也曰日月又曰三光與孔子閒

居言天地又言三無私同義或言立或言設何也立則本於創始之時設則見於既陳之後因賔而後用介因主而後用僎則是立賔立主於前乃設介僎於後也故於賔主則曰立於介僎則曰設焉三賔即賔也以其有别於衆賔故謂之三賔而亦言立也禮之所制如此故用之於事則足以為政之本體之於道則足以為教之本也凡植物皆地産足以養人之陰凡動物皆天産足以養人之陽天産不特狗也而特

亨狗以祖陽氣者蓋陽之辰窮於戌而為陽之至故辰在戌而屬狗則狗者至陽之畜也東方者得陽之中亨至陽之畜於陽中之方又得其宜矣水則盛之於罍者蓋酌之於罍而滌之於洗故其水在洗東洗既在東水又在洗之東者凡以祖天地之左海也左亦東也以方言之則曰東以體言之則曰左

馬氏曰上極乎性命之奺下盡乎物理之微然後能制禮也言古之制禮者必古之聖人也經之以天地

經大而緯小紀之以日月紀小而綱大經之以天地則知日月為緯紀之以日月則知天地為綱有經有緯有紀有綱天地之道備矣參之以三光參於經紀之間左海者水之無窮言主人之養人無窮已也

廬陵胡氏曰天所以示民時早晚時之政教繫焉故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周公誥康叔曰有政有事無彝酒又曰其爾典聽朕教夫聖人豈以飲酒為常哉亦有政教存焉故鄉飲必先政教之本

賔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介必東鄉介賔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賔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鄭氏曰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為揫揫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南鄉鄉仁貴長大萬物也察或為殺介必東鄉介賓主也獻酬之禮主人將西賓將南介覵其間也東方者春産萬物者言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禮者陰也大數取象法於月也

孔氏曰自此至篇終更總明坐位所在幷明三揖三讓每事皆三之義東方産育萬物故為聖也養育萬

物長之使大仁恩也中者藏也者北方萬物所歸藏也介賔主也者主人獻賔將西行就賔賔又南行將就主人介在西階之上以介閒隔賔主之間也主人者造之産萬物者也者釋所以主人居東方之意東方産育萬物主人供客所須故主人造為産萬物之象也三日成魄者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魄謂明生傍有微光也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非必月三日也初以前月大則月二日生魄前月小則三日乃

生魄樂既為陽故禮為陰月是陰精故禮之數取法於月也

横渠張氏曰坐有四位者禮不主於賔主欲以尊賢若賔主相對則是禮主於賔主而已故其位賔主不相對坐介僎於其閒以見賔賢之義因而説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

藍田吕氏曰天子南面而立左則東方東方聖也左之則尊之也鄉則南方南方仁也鄉之則宗之也右

則西方西方義也右之則用之也偝則北方北方藏也偝之則違之也天子之立如是而坐賔亦南鄉者尊賔之至也介閒也坐賔主之閒所以閒之也主人居東方者禮之所由出猶東方之産萬物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者物之所由致是故禮有三讓賔有三賔國有三卿上法於月則三日成魄三月成時政教所本禮之所以法也

長樂陳氏曰萬物之於春莫不生此春所以為蠢也

然則物之生也其來固有自焉易曰帝出乎震則帝者天之神也震者聖神之妙也此產萬物所以為聖也萬物相見於離則物於是乎茂矣假者貸而有益意蓋有所假則必有所益也故生之以為養增之以為長養則盛長則多此夏之時所以為假也萬物之於四時也生於春長於夏衰於秋老於冬而至於秋則慘而不舒者物之情也詩曰秋日萋萋百卉具腓此秋之所以為愁也中在內能隱而不能顯此中之

所以為藏也天子之立也將以嚮時而接天下者也而以四時言之以左為仁右為義向左仁背右義非以夫用天之理者足以治人故耶

嚴陵方氏曰賔雖坐於西北而其鄉必南言賔必南鄉則主必北鄉可知矣天子者盡人道以成位乎天地之中則其左右鄉背可不合其德乎春以木德為仁夏以火德為禮秋以金德為義冬以水德為知別五行之德言之則如此若夫合陰陽之道言之則春

夏以陽而無非仁秋冬以陰而無非義也秋冬既無非義然不謂冬為義者以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也以其饒至於夏猶為仁以其乏止於秋已為義此言鄉飲酒之坐及於天子之立何哉夫以一鄉之坐足以見天子之立則飲酒之義固非苟然而已則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又有在乎此也前言賓必南鄉以見主之北鄉則此言介必東鄉又以見僎之西鄉矣前言四面之坐其以是歟賓南鄉主北鄉而介東

鄉焉則介于賔主之兩間矣故曰介賔主也介之得名又以是歟主人雖坐于東南而北鄉然所居則以東方為正也東方者產萬物之地飲食之養則主人之所造也而有產萬物之象焉此所以必居東方也前言羞出自東方主人共之亦此意然必曰造何也蓋為而就行而至皆曰造膳羞則饔人之所治必為而就也庖廚則君子之所遠必行而至也故飲食必以造言之而居之之所亦謂之造焉膳夫言卒食以

樂徹于造是矣王制言大國次國皆三卿故此言建國必立三卿而卿之三賔則有三卿之象故足以為政教之本禮之大叅也

馬氏曰春木為仁而夏曰仁何也天地之仁至乎夏而盡矣天地之義至乎冬而極矣故樂記曰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長者大之而已秋斂也萬物至秋而斂則其成體可察也義者仁之節秋者春夏之節也故曰守義中者萬物復歸其根也藏者不露

其形也以秋為揫斂則知春夏為發散也以冬為中

藏則知春夏為外發也大國三卿周官所謂設其參

是也

山陰陸氏曰春所以產之產之者聖也冬所以復之

復之者神也假之者仁也愁之者義也偫藏聖人以

此退藏於密是也介必東鄉介賔主也據此坐向東

北明矣然則主人面西北賔面東南僎面西南皆可

知主人者造之若客受成而已以月三日而成魄是

以禮有三讓以三月而成時是以建國必立三卿書曰卿士惟月此之謂也再言三賔者政教之本嫌三賔獨非政教之本也

江陵項氏曰此鄉飲酒義也聖管萬善故象春仁濟萬物故象夏義制萬事故象秋中藏萬理故象冬聖以德言未及於用也故左之義以事言天下之大用也故右之鄉仁以應物偝藏以反身也凡道備於身為聖施於物為仁形於事為義存於心為中名雖有

四其實一也考其次序固人道之當然推其方位亦天理之自然也介必東鄉介賔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産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産萬物者也此章當在上文賔必南鄉之下末句當云産萬物者聖也

石林葉氏曰道成於三而月也時也天之道也國之卿也鄉之賔也人之道也論鄉飲而至於三賔則政教成而禮行矣所以為本所以謂之禮之參也

新安朱氏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陋學未嘗讀尚書者之言耳䟽知其繆而曲徇之故既有月明盡而生魄之説又言月二日三日而生魄何相戾之甚耶此其大義本不足言而䟽於例亦當削去今特著之以明述此義者之繆不足深究云

射義第四十六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于士之義此於别録屬吉事案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鵠正則賔射然則鄉射賔射俱有之矣今目録唯云燕射大射者但此篇廣説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専於鄉射故也射之所起起自黄帝故易繫辭黄帝以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虞書云侯以

明之則射侯見於堯舜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藍田呂氏曰射義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者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有大射鄉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皮呈力所以禦侮克敵也

長樂劉氏曰射之所以為藝而次於禮樂者有足以成人之德行而正其性命也何哉鄉三物之為教也六德出於性弗能盡其性則德有弗備矣六行出於

誠弗能存其誠則行有弗篤矣是故君子之學也閑其邪所以存誠也存其誠所以盡性也盡其性所以畜德也畜其德所以植行也然則六行之本在德六德之本在性盡性之道在乎誠明存誠之道在乎閑邪而播其德行於五品者其惟六藝乎禮樂所以載其德行而致之君親者也射所以觀其德行而兆其用捨者也然而人之稟受或自誠而明或自明而誠誠矣則無不明也明矣則無不誠也然后性可盡矣

性盡則六德可畜德畜則六行可植行植則無所入而不自得矧於射乎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為射禮何取也蓋不能射則是不能防患不能防患者不能有其身者也不能有其身則是不能入於道者也不能入於道不能制於法者也是故聖人與民同吉凶之患也則驅諸射而射者人之所難也則舉而為之制自天子之尊必有射諸侯以至於為卿大夫士皆行之則天下四方之遠

者莫不化詩曰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敎矣民胥傚矣此禮之言射貴賤上下各有其法與其義而不相廢也禮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此三者儀禮所謂禮射也蓋天子有郊廟之事而擇士以射之則謂之大射以夫大射者天子之禮也諸侯來朝之時而為射以樂之則謂之賓射以夫賓者諸侯之禮諸侯言賓則天子為主矣至於燕射則卿大夫燕以射之而已雖然大射祭也賓射朝也燕射禮也自類而推之

蓋不獨此也以其聘禮而有射禮則謂之聘射所謂聘射之禮至大禮也是已以其飲於鄉而有射禮則謂之鄉射周官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已以其會於州而有射禮則謂之州射州長之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已以其習射必有射禮則謂之武射司弓矢所謂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而鄭氏言試弓矢以習武是也以其行軍而有射禮則謂之軍射樂記所謂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是

也夫此數者皆射也然就其中而攷之則軍射者禮之變為不足道矣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鄭氏曰言别尊卑老穉然後射以觀德行也

孔氏曰案儀禮大射在未旅之前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謂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成拜君荅拜似臣盡竭

其力致敬於君君施恵以報之也鄉飲酒以鄉統名則前篇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

藍田吕氏曰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者大射也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者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蓋燕與鄉飲酒皆燕也因燕以娱賔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禮不可無義故明君臣之義長幼之序焉

嚴陵方氏曰必先行禮而後習射者則射非主皮以禮為先爾

馬氏曰燕與鄉飲則有恩明君臣與長幼則有義有恩有義然後以射而觀其德行此人所以樂為之也

山陰陸氏曰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鹿鳴賔主之道也非君臣之道也故先王於燕禮更以明君臣之義燕義曰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賔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

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賔而以大夫為賔為疑也明嫌之義也

石林葉氏曰燕禮以示慈惠上之事也故諸侯之射以示慈惠為主鄉飲以序齒族不必上所惠也故鄉大夫為賔有事則拜而荅之所謂明君臣之義也示齒族則不嫌於有別也故長者其豆多少者其豆寡賔介相酬則必長以齒此所謂明長幼之序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

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鄭氏曰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射者之禮言內志審正則射能中故見其外射則可以觀其內德賔射之的謂之正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

藍田呂氏曰孔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

也禮射有主皮之射射不主皮者禮射也所謂大射鄉射是也為力者主皮之射也主皮者主於獲而已尚力而不習禮故為力不同科也禮射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射下射皆執弓而挾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于福也始進揖當福揖取矢揖既搢挾揖退與將進者揖其取矢也有横弓卻手兼弣順羽拾取之節焉卒射而飲勝者袒決

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説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豈苟為繁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蓋君子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其四肢欲安佚也苟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傲慢之氣生怠惰傲慢之氣生則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佚而心亦為之不安於其所不安則手足不知其所措故放辟邪侈踰分犯上將無所不至天下之亂

自此始矣聖人覈之故常謹於繁文末節以養人於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不遜之行亦無自而作至于久而安之則非法不行無所往而非義矣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矣故發而不中節者常生乎不敬所存乎内者敬則所以形乎外者莊矣内外交修則發乎事者中矣故曰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也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

於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恭敬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德可知矣故曰可以觀德行矣

長樂劉氏曰士之為道也德潛於性而行隱於中非如聲色之有形可得而知也而況雜之以情偽乎唯射之中否可以見其心之失得而性之存亡也經曰內志正外體直則持弓矢審固者謂射者必正其志也有幸勝之志則不勝矣有求中之志則不中矣有

祈爵之志則失爵矣有憚負之志則必負矣是謂內志不正者也志正而不惑謂之審克正而必中謂之固然則持弓矢審固者誠明純備而六德在我者也揖讓而升當物而射周旋中度者足以知其禮矣騶虞貍首蘋蘩迭奏不失其節者足以知其樂矣正已而后發不中則反求諸身不怨勝已者足以知其仁矣必取其爵而人不以為貪必居其勝而人不以為爭者足以知其義矣性情交勝不欺於人失得由中

不罔於外者足以知其信矣中於百步之外志正而不惑者足以知其知矣是故誠明充於内者禮樂中於節審固定於心者正鵠應其手好惡存諸心者莫可得以與於是也所以先聖王用之以擇賢才而觀其德行然後取而用之無不中矣不曰射者可以成人之德行而正其性命乎

嚴陵方氏曰進退者升降之節周還者揖讓之容能中禮者以其先行禮故也内志正然後持弓矢審外

體直然後持弓矢固唯固也故其力能至唯審也故其巧能中義內也貌外也合內志外體言之故止曰觀德行而已及其合天子諸侯言之故必曰觀盛德焉

馬氏曰凡此所謂其容體比於禮也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此其一隅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正直為正內志言正亦言之法若落箭不固也若出垜不審也審在上

亦言之法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鄭氏曰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樂會時者謂貍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射禮樂章之異以騶虞為節者歌騶虞之詩以貍首為節者歌貍首之詩也

射人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鄉射
註云五節歌五終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若然
則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皆以四
節應乘矢拾發也其節之志謂天子以備官為志諸
侯以時會為志大夫以循法度為志士以不失職為
志明其樂節之志故能不失其所為之事也
長樂陳氏曰大射奏貍首閒若一鄉射奏騶虞閒若
一王之五節先以聽諸侯三節先以聽尊者先以聽

則多且者先以聽則寡蓋所以優尊者欲其先知之審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之詢衆庶亦欲官備於天子也　又樂書曰樂師凡射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三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豻侯

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不同節亦異數蓋所以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事而國安矣其有不可以觀盛德乎王道成於騶虞則主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度於采蘋則大夫奏之可也至於采蘩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曰王制天子元士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亦在所可也蓋士則事人爵之尤卑者也卑者不嫌

於抗尊故先王制禮多推而進之是以齊冠不嫌於同諸侯齊車不嫌於同大夫況射節乎不言狐則以射人見之矣

清江劉氏曰鄭玄以射義所引曾孫侯氏為貍首之詩非也騶虞采蘋采蘩皆在二南則貍首者亦必其儔矣疑原壤所歌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即是其章首但仲尼刪詩之時樂正已亡此篇而諸侯朝覲之禮久絕惡貍首之害己又皆除其籍故使不在

二南也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時會之道

藍田呂氏曰騶虞樂官備者騶廐官也所以豢養六畜也虞山澤之官也所以阜蕃鳥獸草木者也騶虞之官以生物爲之職惟恐庶類之不蕃殖王者之政仁及草木皆如騶虞之用心則未有不王者也故曰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王政行則騶虞之官修騶虞之官修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矣彼茁者葭則草木

遂其生矣一發五豝則鳥獸蕃息矣于嗟乎騶虞者所以歸功乎二官故天子之射以是為節者言天子繼天當推天地好生之德以育萬物此所以樂官備也先儒謂騶虞者義獸白質黑文不食生物其說既無據而又曰樂官備者謂一發五豝喻得賢多亦牽會為之說也貍首樂會時者貍首之詩亡矣記有原壤所歌之辭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及此篇所引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

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疑皆貍首之詩也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也君子相會不以微薄廢禮猶白茅死麕可以聘如玉之女匏葉兔罝可以為君子之獻也執手者所以道舊結歡也自曾孫侯氏而下言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歡奉天子修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為節所以樂會時也采蘋樂循法者采蘋之詩言大夫妻能循法度也所以采蘩采藻盛之湘之

奠之皆在家所習敎成之事也大夫妻已嫁能循在家姆敎之法度乃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卿大夫已命能循其未仕所學先王之法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乃可以與國政矣故卿大夫之射以是為節所以樂循法也采蘩不失職者采蘩之詩言夫人不失職所謂采蘩于澗沼之中用之公侯之事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者蓋夫人無外事祭祀乃其職也唯敬以從事是為不失士之事君何以異此敬恭朝夕事事而已

然後盡士之職而不愧故士之射以此為節者所以樂不失職也天子之德莫大於好生好生繼天者也諸侯之德莫大於奉朝事奉朝事事君者也卿大夫之事莫大於法先王法先王守道者也士之德莫大於敬事敬事死命者也先王制禮作樂以養人起居動作多為文章以寓於聲色臭味之間無非所以示人者也薰沐漸漬日遷於善而不自知也射之為義容體既比於禮又欲其節比於樂樂不可以無尊卑

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詩各異詩不可以無義故各以其所樂告之此所以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無暴亂之禍矣夫使君臣上下皆習是禮聽是詩以進是德成是功則國不安者未之有也故明於禮樂其盛德之事歟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嚴陵方氏曰節者樂歌之節也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蓋謂是矣王氏謂天子以

騶虞為節者樂仁而殺以時諸侯以貍首為節者樂
御而射以禮雖然射必以樂為節何也蓋射所以習
武雖先王所不敢忘亦所不可黷也習而不已其弊
必至於黷焉亦在乎有以節之而已且武者威也先
王以之飾怒樂者樂也先王以之飾喜習飾怒之具
而以飾喜之具節之則自天子以至於士豈有黷武
之弊哉是則先王之微意也騶虞言葭蓬豝豵以見
遠人之地虞人之野皆由其道而得其宜焉以二官

之至賤至遠且能使鳥獸草木蕃殖而稱其職若是又況其貴且近者乎此所以樂官備也貍首言小大莫處御于君所則諸侯之於天子也春之朝夏之宗秋之覲冬之遇以至比年之小聘三年之大聘豈或違其時者哉此所以樂會時也采蘋者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所用有常器所奠有常地此所以樂循法也采蘩言奉祭祀則不失職設官分職天子之事也故以備官為節制節謹度諸侯之事也故以時會

天子為節服法服道法言卿大夫之事也故以循法為節保禄位守祭祀士之事也故以不失職為節前言官備此言備官前言會時此言時會者蓋能備官故形於樂也能樂官能時會故形於樂也能樂會時焉内能明乎節之志則外不失其節之事矣志明而事不失則功成於國而德行立於身矣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既成於國體以之安焉非德之盛者疇克如此

馬氏曰騶虞爲節以至不失職爲節所謂其節比於樂也蓋天子所貴者德教而已官備則德教有以行故以騶虞之九爲節以其朝廷既正而官備也諸侯樂其時會之事則功成於一國至於大夫明乎此則功成於其家士明乎此則功成於其身此所以德行立而無暴亂之禍矣然騶虞一國之風而爲節於天子采蘩諸侯夫人之詩而爲節於士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則取詩者不以迹害

理矣

山隂陸氏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可謂官備矣吉日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貍不疑不䏶又有文焉若是者可以㑹矣原壤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亦以此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七